

彌灑社創作集
第一
輯三第



彌灑社叢書之一

商務印書館發行

彌 灑 社 叢 書 之 一

彌 灑 社 創 作 集

第 一

—— 共 三 輯 ——

1 9 2 4

初 版

目次

第一輯 劇本

- 醫師若愚 (五幕劇) 1—34 錢江春

第二輯 詩歌

- 薔薇之淚 37—41 陳寂
 自然 41—44 陳寂
 懈怠的人 44—45 陳寂
 肉的凱旋 45—55 趙康
 贈印度巡捕 55—58 吳江冷
 禱告 59 俞翼雲
 伊們說 59—60 俞翼雲
 遊湖小詩 61 呵梅女士
 影兒和魚兒 62—64 黃主心
 龍頭集選 顧敦錄
 老許 64—67
 晨行 68

隴上晚步 69

四序 70—74

慢慢兒 74

知了 75

雁聲 75—76

安慰者 78

握手集

薩士武

一樣的悲哀 77—80

流星 80—81

覆 R 81—83

江的下游 83—84

失蹤的心 84—85

質問愛人的故人 86

春草

離家 87—88 胡保時

苦孩子 88—89 曹淑英

小詩 89—90 計中慧

想

90

計中慧

第三輯 散文

燈影裏	93—110	M. Y. 女士
梅心	111—154	胡山源
賊	155—169	陳德徵
三年（長篇）	170—368	胡山源

愚 若 師 醫

(五 幕 劇)

——此 作 呈 侯 紹 裘 兄——

錢 江 春

人 物

陳若愚 醫師 吳會醫藥大學畢業生 新得行醫執照

開設若愚醫院

姚蕙如 吳會大學看護女生

朱和鈞 吳會大學畢業生留校充助教

張執之 醫師 吳會大學畢業生

元 智 吳會大學四年級生

顧璧人 吳會大學看護女生

孔先生 老塾師

張三眼 醫院鄰人

李大炳 醫院鄰人

李富國 退伍兵

劉 黃

劉黃母

癩皮金

院僕一人

扛夫三人 鄰佑三四人

地點——吳會 時間——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中

幕前白

對歷盡人情的諸位，
我來演一件極平常的故事。
這故事的主公又是個平常的少年，
他纔畢業醫學校而入世。
他不識高下，
他不達世情，
每當熱血沸騰的時節，
便自己去找尋病人。
他空抱着一片心，
却遭了舉世的疑和忌；
非笑固已難堪，
折辱終更不免。
在這故事裏，
有許多安心取笑的地方；
玩世不恭是當然的了，
但我以為這於悲劇的大體原無妨。
須知笑中有刀，

須知笑中有淚；
不必見人途窮淚盡再發現同情，
是所望於諸位。

第一幕

佈景 吳會大學校園內涼亭前；後方可望見大學校舍的一角，右方可以望見由大學前門來的通路。晨光。姚，朱，張，元，顧，五人共聚亭前日光中，或立，或倚欄上。

朱和鈞 你們可知道若愚的行醫證，居然也請到，他日內就要掛牌麼？

張執之 這本來是沒有問題的，可笑若愚一味的迂，挨過了一個夏秋。（激昂）老實說！像吳會大學這樣的醫學校，國內共有幾個，內務部自從頒佈醫師條例後，一共有幾個醫生去請過執照，還由得耽擱了四五個月！

元 智 （冷靜）不是麼，上半年我就勸他，要掛牌還是掛得早。醫生營業，全靠三秋，掛牌後，一

些風頭是不可少的。至於部證，請也罷不請也罷。現時的醫生，有幾個請過，但他們還是營業，還是發財。就算要請，本也沒有不准之理，儘可一面先掛起牌來，免得錯過了那個機會。果然，七月間一陣虎列拉，十月間一陣白喉，要是他聽了我的話，早也像執之那樣把開辦費收回，腳跟也站定了。

張執之 這也難說的，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做法，要叫他像我這樣賣兩塊錢一針血清，又是做不到的。但這也是沒法，並非我的心狠。醫生固然以救濟人類爲目的的，但平心而論，現在世界，誰也不能不踏在人的背上救人！

朱和鈞 元公畢竟是智多星，名不虛傳。（拍執之的背）執之看你不出，倒也有這些見地。像我這樣祇好畢業後，在本校當個助教，養養老了。哈哈！哈——（笑未止）

顧璧人（攪言）究竟他幾時掛牌？聽說他家中還設醫院，但看護還不曾請到一個呢。

張執之（對朱）你又來依老賣老了。老張果然得法，將來賞你口飯吃吃，不要愁！

元 智 還有他自己不掛牌，却在那醫專派的市立醫院中盡了一夏天的義務。說起那個醫院的定章，又是氣死人的，凡掛牌的醫專派醫生，他們照例送車馬費，若愚不是他們一派，又是不掛牌的，便全義務。年終的盈餘，却歸院董們去分！（激昂）

朱和鈞（阻斷元智的話）若愚的心地是好的，不過終是不通世故，終是孩子氣罷了，（對顧）至於看護，我聽見他已請過幾個，但是畢業的同學，爲了這一點，大家不願意去。今年四年級的功課，實習最多，你們在校的同學，不妨去幫幫忙，在學校方面，或者也可以認爲實習的。

（顧壁人有難色，回顧蕙如，蕙如沉思無言）

張執之 閑話休提，我們倒要打算打算送什麼賀禮，掛牌的期，一定是不遠的。

顧璧人 不錯，我也加入一個份子，蕙如怎樣？（蕙如仍不語）更不知他究竟那一天掛牌？倒要去問問。

朱和鈞 （恰抬頭向臺後右方看）那邊來的不是他麼？

大 衆 （抬頭）正是，讓他來我們就問了他。

（陳若愚上，身材短小，服裝樸素，容貌不大動人。面帶笑容，走得很急。）

大 衆 （招呼）若愚，若愚。

陳若愚 （氣甚急）你們可知道我的執照已經請到，今日已掛了牌麼？

張執之 和鈞剛纔正在說呢，我們正在要問你日期，預備送賀禮，你直性急！

元 智 （上前執了若愚的手）恭賀你，恭賀你！

陳若愚 （定睛細看）原來是你們五位在此，我遠望過來只看得清和鈞和姚女士。

朱和鈞 （笑）吓，你高興得連人都看不清了，真已經掛牌麼？看護——（顧璧人瞬目示意）
（幕後鐘聲起）

顧璧人 (掩飾)上課鐘了,我第一點鐘有解剖,要去了。陳先生,下午一定來賀你。元先生,蕙如姊,你們和我同去上課麼?(轉身將下)

元 智 不錯,同去。

張執之 我今天來代課的也去了,和鈞兄來,我要和你商量。

朱和鈞 (對陳)若愚,到我那裏去坐坐好麼?

陳若愚 (對朱)我還要去看看校長,停一會來,(對其餘四人)再會了,明日請過來,賀禮倒不必客氣的,那實在落俗了。

張執之 (回頭)要俗你自己先俗,你自己先送人家禮的,難道忘了!(笑)

(張挽朱下,元顧同下,姚陳落後。)

陳若愚 姚女士今天爲什麼不則一聲,有什麼不快麼?

姚蕙如 (迴身站定)沒有什麼。(稍停)剛纔他們說起你服務桑梓的熱忱。暑假中完全在市立醫院盡義務,是麼?

陳若愚 (也站定) 有是有這事的,不過當時我倒也不曾存什麼服務社會的心。我本歡喜醫藥,既學了醫,高興去實習幾時便去了。

姚蕙如 (深思) 又聽說你處現時還不曾有女看護,是麼?

陳若愚 不錯,舊同學沒有一個肯來,我正爲這事要去看校長呢。

姚蕙如 (略頓) 我現在校中功課並不忙,祇星期四和五有兩點鐘課,餘時倒可以幫幫你,你若願意,請對校長提出便了。

陳若愚 (出於意外,略頓) 我很感謝你,那麼一定如此便了。

(姚陳下 幕)

第二幕

佈景 若愚醫院的面前。大門上掛着橫額,大書若愚醫院四字。門左側掛陳若愚醫師銅牌,右側貼貧病施送醫藥,門證不取醫金號金,下午出證隨請隨到字樣。幕開

時，張李兩人在臺前向門內探望。

張三眼 也少有的，做了醫生，沿路拉人進去看病。

李大炳 你說怎樣？

張三眼 你不曾看見？陳家的若愚今天掛了牌子出來，來不及的要看病，竟把那個癩皮金硬拉了進去替他治癩了。

李大炳 我看他的醫道，大佳也不佳了，否則，怕沒有人自己上門來，還要沿路拉人去看病？

張三眼 一點也不錯。你看袁家的老先生，不是家裏的門檻已踏去了一大半麼？但他每天只看十號，過此把門一關，憑你是誰也敲不開（朱和鈞，元智，張執之，顧璧人，四人和吳會大學男女同學五六月人攜禮物上。鄰佑又聚了許多攏來觀望）

朱和鈞 （舉頭）是了。若愚今天一定很高興，你們看門前收拾得多麼清潔。

顧璧人 蕙如一吃了午飯，也就去了。

張執之 聽說她是替他做看護去的，也難得。進去

罷。(向內高呼)若愚!

(內有應聲,賀衆全入)

元 智 (聲在門內)若愚,恭賀你,恭賀你,蕙如呢?

(觀衆聚門前)

孔先生 (口銜烟管搖頭而上)男女混雜,成何體統,
現在真愈弄愈不是了!(上前諦視)

張三眼 孔先生,你的門館裏爲什麼也有三個女學生?

孔先生 (不理)哇!好新的招牌,叫張天師來看,下面一定還沒有鬼呢!

張三眼 問你不答,嚕咕着什麼張天師李純陽?

孔先生 你們不讀古書的人,是不知道的。易經上說從前張天師出巡天下,每走過一個醫生的門前,招牌底下沒有不聚着一羣枉死怨鬼的;後來走到洛陽,忽見一個招牌下竟沒有鬼,他想這一定是個神醫了。那知走去一問,招牌是上一天纔掛的,送死的人還沒有來過。這個招牌,昨天也不會見,豈不比那個更

沒有鬼麼？

李大炳（囁咕）死鬼倒拉了一個進去呢。

張三眼（對孔）孔先生你說的不對！……

孔先生 什麼不對，有鬼了麼？

張三眼 不對不對，封神榜上說易經是周文王，姓姬諱昌號西伯的作的。張天師是漢朝人，我還在大房的家譜上讀過，他諱陵號道陵，江西鶴鳴山人也。易經上如何會說起張天師呢？

餘 衆 張天師是天神降凡，恐怕那時先已出世過了。

孔先生（強辯）你不知道漢朝有兩個，一個叫前漢，還在周朝以前麼？

李大炳 只莫孔先生弄錯了，怕是我們家譜上的李老君，那個一炁化三清的太上老君，封神榜上說他是幫周文王定天下的。

餘 衆 不錯，不錯，一定是那個騎着青牛的李老子，像的，像的。

孔先生（面赤不語，細看門前招貼等）啊嚕，遷就遷